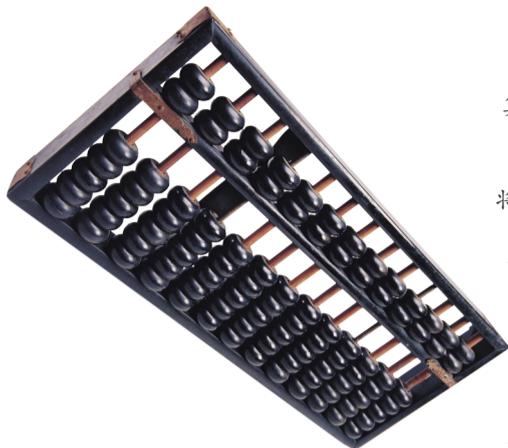


科普文学

算盘

■ 黄愷新



算盘,从发端的北宋都城出发
千年来,悄无声息
途经东南西北中
将老祖宗闪光的智慧逐一卸下

食指中指和拇指拨动的算珠
娴熟于加减乘除
清脆悦耳的响声
像安民告示:童叟无欺

从左到右是算盘
无论市井百态,还是心理期许

准确无误的结果,足以稳定人心
从右到左是盘算
陌生人之间的信任,在运算中建立
而精打细算的优良传统
则由海量的数据,世代传承

过去的舞台,一年比一年大
现在的台词,一天比一天少
不过这不要紧,算珠的碰撞声
总会在博物馆显眼的地方响起
向人们讲述鲜为人知的轶事遗闻
展示社会变迁的轨迹

时代变了,口诀不变
只有把自己当成算珠
才能在运算中,深切感受过去和现在
历史的分量

似水柔情

■ 谭鑫

近日,由重庆市散文学会、九龙坡区作家协会主办,精品书店承办的精品大讲堂——陈晓莉散文集《似水柔情》新书分享会举行。来自电力、教育、媒体等行业的作家、诗人、文学爱好者近五十人参加活动,分享会由重庆市散文学会主持。

陈晓莉,笔名添翼,作品《木凳》获全国第五届“书香三八”征文一等奖;《光明使者》获中国电力作协“电力故事 家国情怀”庆祝改革开放40年征文奖;《飘扬,五星红旗》获重庆能源工会“我和祖国共成长”一等奖等各级奖项。

“我曾是一名中长跑运动员,体育比赛中练就的观色察言、战术揣摩、自我分析等方法,而今转换到我的创作中,让我更能够清醒地找到自己的创作思路和具体的写作方向……”分享会上,作者陈晓莉向与会读者们袒露了自己的创作心路历程,《似水柔情》这本书中除了收录其获奖和已刊登在公开刊物上的文章外,更多的则是表达她在不同境遇中的心理活动,以及平时珍藏未公开的原创作品。

谈及《似水柔情》创作初衷,陈晓莉直言:“一次偶然相遇,让我在四十不惑之年才开始提笔写作,不用说,这是我的幸运,也是我的‘不幸’。因为幸运可以用文字释放自己的内心世界,而‘不幸’的是踏上了一条艰辛的历程。文学点亮了我,很感谢我的家人和支持、帮助我的朋友们,从踏上这一路起,你们默默地支持便是我前行的力量。书中的每一字都来自我的内心深处,来自我的身体和灵魂,所以说,这本散文集不是我的成果,而是我的追求。”

重庆市散文学会会长刘建春说,近年来重庆散文界出版了许多优秀的散文集,《似水柔情》也是可圈可点的散文集之一,是勤奋谦逊的陈晓莉的阶段性成果。“《似水柔情》通读下来,感情真挚、具有非虚构叙事的创作特点,宛如一面镜子,折射出一位女性作家的心情笔记——见自己、见天地、见众生,这在散文创作相对薄弱的重庆地区而言尤为难得。”重庆市作家协会全委会委员、散文创委会副主任、《红岩》文学杂志社编辑部主任吴佳骏说。

重庆市新诗学会副会长、九龙坡区作协主席罗雄华坦言,《似水柔情》的出现让人惊喜,该书递进层次分明,情感炽热饱满。这本书不是一个总结,是陈晓莉创作路上的一个小结。

一只白头翁

■ 龙泽平

一只白头翁在紫薇树上
从这根枝头跳到那根枝头
它的每一次跳跃
都让枝丫晃荡不安
这是一个寒冷的冬天
天空是灰色的
紫薇早已脱光了树叶
四周寂静得出奇
孤零零的白头翁若无其事
那种轻捷的身手
你是无法模仿的
但你会对它着迷
紧接着又会发现
你在驻足观望它的那一刻
不只忘了山水,还能忘了自己

气象应急指挥车

■ 三都河

现代科技付出了巨大努力
还是改变不了
天有不测风云
看样子光靠24小时蹲守
总难免出现漏网之鱼
对于天上翻滚的云团
只要有携带暴雨的嫌疑
还必须穷追不舍
一直到云团碎化顺利销号
更有一些乌黑的流浪云游击云
可能在逃亡的路上
自身也迷失了方向
地面发射出的雷达电波

自带千里眼顺风耳
都在气象专业人员的掌控之中
但世界太大大到无法想象
于是乎就有了气候灾害
气象应急指挥车紧急出动
抵达预定地方观测天象
并与太空卫星视频通话
天象从头到尾的故事都如实招来
气象应急指挥车用5G升降杆
用车载通讯天线云台高清摄像头
用大数据云计算
逼她交出风云变幻的路线图时间表

气象应急指挥车是科技专家的存在
一座移动自动气象站
一座移动防汛会商室
一座移动救灾指挥所

他风里雨里爬山越岭火线指挥
抢抓暴雨山洪前的一分一秒
指挥临危群众有序安全转移
他是老百姓心中的一盏灯
(作者系中国作协会员)



不失联的鸟

■ 廖天元

周末清晨,照例六点钟醒来。天空还没发白,似乎有风从窗前的树梢滑过。突然想起英国大诗人济慈的一句诗:“湖上的芦苇已经枯萎,也没有鸟儿歌唱。”心里突然一颤,我是在想窗前树上的鸟儿了,已经很久很久,它们都没来叫我。

我家在四楼,楼前一棵树,常年枝繁叶茂,好几处枝丫,已高过我的窗台。那些鸟儿,伴随着春梢萌芽陪我。每天清晨,我还在半梦半醒之间,它们便启动一天的歌唱,鸟鸣声时高时低,集体欢庆着初升的朝阳。

我常常三五只鸟儿在枝头雀跃,欢歌之后,又猛地亮开翅膀,箭一般写下对天空的敬仰。或者,它们从一个枝头跳到另一个枝头,两两深情地吟唱和对望。我知道此时,极有可能是那只叫雄性的鸟儿,以美妙的歌声,赢得雌鸟的芳心,觅得它不曾停息的向往。

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但心里有着发自肺腑的舒畅。这也常常让我想起幼时做过的蠢事,想起曾经用竹筛捕获麻雀的过往。我和堂弟把拿下的麻雀用细绳绑上,然后假惺惺让它们飞翔,我看着它们挣扎,看着它们无助,看着它们眼神慢慢变得恐惧和哀伤。

鸟为食亡。多年以后,我才懂得



担心,在寒冷的冬天,这些鸟儿去哪里寻找裹腹的食粮?我很惶恐,在大雪纷飞之际,他们是否储备足够抵御寒冷的力量。

有人说,它们在冬天飞走了,有多远,飞多远,南方的温暖是它们的方向。有人说,它们躲起来了,天气坑,宅得深;有人说,它们睡了,多睡觉,春来到。我是深信不疑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鸟儿能活下来,它一定有独特的生存之道。如果不能适应这个变化的世界,等待它们和我们的,一定都是无尽的悲摧和荒凉。

那么窗前树上的鸟儿,它们是飞走了还是躲起来了?

我不知道。我懂得鸟儿很智慧,它们歌声婉转,机灵聪明、方向感超强。我忧伤的,是它们不辞而别。我害怕的,是从此互相遗忘。

我被朋友狠狠地嘲笑了。他说,你青春的小鸟一去不复返,但是,树上的鸟儿一直在你身旁。他开车带我去他的老家乡下。我很想推辞的,与他再见,已过十年,当年促膝谈心,打打闹闹,亲密无间,谁能保证,十年后的呵护依然温暖?

架不住一番盛情,我还是去了。伫立山头,冬日的阳光格外通透。我

突然看见久违的白鹭,伸展白色的双翅,紧贴溪面,悠悠然一遍遍地往返。那姿势显得潇洒而又优雅,目光追随的时候,我的心,也像被一同载去悠悠然飞了。

这个地方,我曾经无数次来过。山间景色优美,奇峰异石,相映成趣。清晨,鹭鸟离去,成群结队;傍晚,鹭鸟归巢,星星点点。这样的景象曾让我无比震撼。我以为在冬天,它们会蜷缩一隅。没想到,它们反而以优美的姿势,在寒冬热舞!看,一只白鹭站在清澈的溪水里,时不时伸长脖子,屈膝,再仰脖,像在吞咽。它颈项的弧度是那么完美,张开翅膀的时候,简直就是一朵绽放的雪莲。

我觉得自己太稚气太少见多怪了!更出乎我意料的是,当我们即将返回,我意外听到鸟儿的叫声。抬头,一大群鸟儿以勇敢的姿势,在我的挥手之间没入丛林。

这大大改变我对鸟儿的认知,我以为寒冬来临,它们都要抛弃故土。事实上,它们依然在故乡的天空,在家乡的树林,在我柔情的视线。这种鸟应该有个诗意的名字,叫作不失联。

朋友的歌声在我耳旁响起:请快回来,想听你说,说你还在,走过陪你看流星的天台,熬过失去你漫长的等待,好担心没人懂你的无奈……窗前的鸟儿,你可知否,离开我谁还把你当小孩,我猜你一定会想念我,也怕我失落在茫茫人海,没关系,只要你肯回头望,会发现我一直都在……